

<<青春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青春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220907

10位ISBN编号：7540220902

出版时间：2009-10

出版时间：北京燕山出版社

作者：羊亭

页数：21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青春祭>>

前言

意在混沌 ——读羊亭的长篇小说《青春祭》

<<青春祭>>

内容概要

该书讲述的是一对少年男女，在经历过青春的苦涩与迷茫之后，最终达到身心成长、成熟的一个故事。

青春期的躁动，性成熟的苦闷，迷茫的青春感受，甜蜜加苦痛的难言五味，这些对于每个人都不陌生的成长印记，在这本书中集中体现。

其实，每个时代人的青春成长，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约制和限定，都会伴随着一些深切又不堪的过往，都会从心灵的矛盾和迷茫走出，伸展开人生的旅程。

这本书讲述的故事，或许就是你正在经历的故事，或许是你青春成长的影子。

总之，无论是否已经过去，它都会是你青春成长的参照抑或心灵缅怀的范本。

<<青春祭>>

作者简介

羊亭，1986年生于四川绵阳。

初中开始发表散文与诗歌习作。

至今在《红豆》《青春》《当代小说》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二十余万字，有小说获“野草风骨”当代大学生网络文学奖。

高三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《痕》。

现就读于北京某高校中文系。

<<青春祭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绿树第二章 雨树第三章 树妖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绿树 1 我要讲的故事得追溯到十五年前，确切地说是十五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。关于那天晚上的情形后来有多种说法，但是大多有杜撰之嫌。

我当时只有四五岁。

那个时候，大山里的孩子在这个年龄还穿着开裆裤，裤裆中间露出个小鸡；站在离人远远的角落，神色木讷，吮吸扁平的手指，嘴里还啧啧有声，颇有滋味。

十五年前的我就是这个样子。

当时的事我自然记不清了，即便有的还是我自己真真切切经历过的，却也像儿时的梦一般，随风散去，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模糊，到后来就完完全全遗忘了。

后来当人们闲聊起那些久远的往事时，我也就真的把它当作一个梦来听了。

而且那些梦都是别人的，与我毫不相干。

多年之后，我听他们絮絮叨叨地讲着往事，就像是看客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殴斗，尽可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。

所以那些支离破碎的梦境就总是这样，这样的凌乱不堪，永远也拼凑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对于已然忘却的往昔，深掘沉睡的记忆显得苍白而无力，于是我总绞尽脑汁凭空想像……是夜月华如水，从山巅缓缓流淌下来，淹没了整个村庄。

如果我是一只夜老鸱或者蝙蝠，现在正披着一身银白的月光在小村上空飞翔，那么我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：村子里隐约闪烁着点点灯光，点缀着小小的幸福。

整个小村银装素裹，安然躺在大山坚实的臂弯里，妩媚得宛如盖头下的新娘。

一条小河从树影下爬了出来，映着月光，一如明亮的银河，蜿蜒向东流去。

天气实在是热得出奇，没有人专注于这诗意的月光。

这样的夜晚，于他们而言简直再平淡不过，山里人见得太多了。

人们拿起蒲葵扇来，漫不经心地摇两下，驱赶着这闷热而漫长的上半夜。

男人们都带着自家的孩子到河里洗澡来了。

于是这河面就不再宁静，如少女春心，缓缓荡漾开来。

月光下面，每个荡起的微波都是一个月亮。

往河的上游去一程，不远处是一片茂密的芦苇丛。

侧耳可以听到女人说话的声音，间或是一阵笑骂，继而就听到溅起水花的声响，这其中偶尔也夹杂着几句野话……然而，毫无事实依据，思维日渐空乏，我那虚拟的生活开始难以为继。

在这漫长的假期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窒息之感频频来袭。

我的故事不在这狭小的房间，而在乡下那个村庄，那个我自小生活了好几年的村庄，既然如此，我何不打点行装，行走在故事的源地，漫游故事其中，和故事里的人畅谈一番？

其实行装大可不必，我只需要一个笔记本和一本心爱的书就够了。

我没有告诉姐姐，只身一人，满心舒畅，步履轻盈。

沿途的风光，我一概没有细看，心之所向，不在于此。

我一路匆匆如疾风行进，正午刚过，便已经坐在素云大妈家的房檐下，听她重复那些过往的岁月——“我是第一个听到叫声的。

”素云大妈坐在竹编凉椅上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屋前的黄果树，仿佛时间在瞬间回到了十五年前，“我边走边脱了衣裳，当时刚把身子浸到水里。

村里的女人都爱去那片芦荡里洗澡，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芦竹长得比别的地方都密，那里的水也特别凉，浸在身上凉冰冰的很舒服，因为水底下有一股暗泉。

那年夏天多热啊，从开春以来五个多月没下一滴雨呢。

”她嘴上喃喃地说着，眼睛却慢慢闭上了。

我也干脆闭上了眼睛。

我还是头一回这样认真，以至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做作。

但我发现这回我是真的走进这故事中去了，我不再用旁人的眼光，真的！

<<青春祭>>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也听到了那凄厉的叫声。

那声音仿佛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又仿佛就来自我的心底。

“很多人都听到叫声了，但他们都说只有很长的一声。当时在芦荡里洗澡的每个女人也都听到了，她们也一致认为是一声。其实是叫了两声的。

”素云大妈强调似的说，“真的是两声。

”说完她停了下来，睁开了眼睛，重新望着黄果树上那满树的绿叶，过了很长时间，她才接着说道，“确实是两声。

那叫得很长的一声其实是第二声，在那之前还很短促地叫过一声。

大概只有我听见了。

”我紧闭着双眼，仿佛是睡着了，但耳朵里却还清晰地听得见素云大妈的声音。

就这样，渐渐地，我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十五年前的那个晚上。

我站在茂密的芦苇丛里，村里的女人们都聚合在眼前这大片的芦荡中。

如此闷热的夏夜，这里便成了她们的天堂。

我蹲下身来，把手伸到水里，这水果然是凉冰冰的。

于是我便脱了早已经被汗水打湿的衣裳，露出一对虽然不很丰满，但还算得上美丽的小乳房。

当手轻轻触到乳头尖上时，感到一阵酥酥麻麻的快意，在胸前如鲜花一般绽放了。

然后我解开了裙子的纽扣，我那光溜溜的身子于是彻底地袒露在了月亮下面，无比美好。

女人的身子是一门艺术，然而山沟里的人却并不这么看。

在男人看来，那纯粹是一种赤裸裸的诱惑，一种可以侵犯从而得到生理上满足的工具。

于女人自己而言，也绝对感觉不到她们身上所呈现出的美，她们至多知道，再粗鲁强硬的男人从上面下来，也会变得温柔而软弱；再瘦小可怜的婴孩，含着那干瘪的乳房，也会渐渐变得健壮。

正因为他们心里都这样想的，所以才有后来那看似非同寻常，但本身就不可避免的故事。

素云大妈老是提起洗澡的事，故而当我站在十五年前的月光下，站在芳香四溢的芦苇丛里时，第一次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女孩子。

要面对芦荡中那许多不着一丝的大浴女，我若把自己原原本本置身其中，这会显得很怪异。

因为，如果我还穿着十多年前的开裆裤的话，中间露出的就不再会是个可爱的小家伙了。

这回我真的听到那叫声了，就在芦荡的水面上，凄厉而尖锐。

素云大妈说的一点没错，那确实是两声，第一声叫得短促，而且声音很轻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听见了，因为所有的女人都还相互骂着野话，完全沉浸在这难得的清凉和内心的宁静中。

当叫声再次在水面荡漾开来，所有人都停了下来，那水面很快就平静了。

女人们伸长了脖子，仿佛受到惊吓却又不明缘故的鸭子，一动不动地站在水里。

每个人似乎是在等待着叫声能够再次响起，然而没有了，现在四下静得像是一场清梦，呼吸得稍微重些都会打破了它的宁静。

过了很久，一个体态丰腴的女人（那是十五年前的鲁大嫂）垂到水里的手动了动，那业已平静了的水面微微泛起一轮涟漪，水里的月亮瑟瑟发抖。

“是谁在叫？”

”年轻时候的鲁大嫂就是个粗喉咙，像男人的声音，“叫什么呀叫？”

谁还没有一张x！

真是。

”她的话把身边的那些个女人都逗乐了，于是就七嘴八舌地说道开来：“都到夏天了，谁还这么能叫啊！”

”“要叫就到下游去叫，那儿去叫才管用呢。

”“去下游，谁个消受得了呀？”

”“怎么会消受不了？”

不是痒吗？”

”“叫春叫得这样难听，像母猫儿叫。

<<青春祭>>

” “就是，就是！”

” “……” “哎呀，该不会真是猫儿在叫吧？”

”鲁大嫂道。

“是猫儿的话也太会选地方了。

怕是‘夜老猫’吧？”

再不要脸的猫儿也晓得，现在不是叫春的时节。

” “就是，而且还只叫一声。

” “不是猫儿那还会是什么？”

”鲁大嫂旁侧的一个女人俯下身，把沾在腿上一小团芦花用水浇掉，“又不像人的声音。

”她这一提醒，提醒得叫大家心里直发毛。

“不是人难道是鬼！”

”不知是谁一下道在了点子上。

大家于是都不再说话，静静地站在水里。

那最小的一个女孩子，触电一般，小小的身子微微一颤，匆匆爬上岸去，一把抓起自己的衣裳，像是说梦话一样对着水里的女人们，似问似答道：“是落水鬼？”

！”

” 水里的女人们也跟着似触了电一般，身子微微一颤，抖落掉了乳房上那摇摇欲坠的水珠。

肉皮上很快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。

接下来仍然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匆匆地上岸，慌乱地穿上衣裳。

女人们在短短的时间里，很默契地完成了这一长串连贯的动作，然后踏着急促的步子各自回家去了。

素云大妈说：“当时我走在最后。

上岸的时候一件衣裳都没有了。

她们慌慌张张地乱拿起一件衣裳来就穿，穿上就走了。

” “其实要说我心里真的一点儿也不慌那是骗人的。

我倒并不怎么害怕什么落水鬼，鬼要来索人的命那就是天意，躲不过、逃不脱的。

我站在岸上，看了一眼已经平静了的芦荡，先前那叫声就是从那里发出的。

回想起那两声怪叫，我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安。

” “后来我在岸上那簸箕大的地方找衣裳，可是什么也没找到。

当时月亮已经下坡了，起了一层薄薄的水雾。

我感到浑身上下都在发抖。

大概是后半夜了。

” 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”我睁开眼睛，回到十五年后的今天。

“后来？”

”素云大妈也睁开了眼睛，“后来，”她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后来嘛，你大概早已经听别人讲过了。

”我想再问她点什么，但她却缓缓站起身来，走到凉椅后面，掀起堂屋的门帘，进屋里去了。

<<青春祭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怀念与感叹，爱恋与幽怨，祭奠与遗憾，反思与批判，都如此这般地混杂和化合在一起，既构成了作品的丰厚又混合的内蕴，又凸显了作者暧昧又复杂的心态，这一切都使这部作品，既很耐人寻味，又能引人深思。

——白烨著名文学评论家 作品通过人称转换——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的交替使用，呈现了多声部的心灵故事，使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，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。

——梁晓声著名作家 这是一部难能可贵的青春小说作品，笔墨浓重，刻画准确、生动。作者心存高远，以一个男孩子的场外视觉，夹叙夹议，把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拆分重组，重重叠叠，一波三折。

——沈颀《少年文艺》杂志主编 空灵的文字水雾般弥漫于青涩的山村。人性、记忆的空洞、人与人之同的关系链、游离的梦境与现实混淆于记忆的通道、性的挣扎和纯情与圣洁，一切在隐约迷离间呈现。

小说手安静中臧狂地表达着年轻作者丰富的内心。

——唐朝晖《青年文学》杂志执行副主编

编辑推荐

作品看点： 首届“青春文学大赛”获奖长篇小说 探索青春与欲望的纯美之作 一部雨季男生和花季少女的心灵成长史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为本书倾情作序。

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白烨、梁晓声、李敬泽、陈晓明、沈飏、唐朝晖等人联袂推荐。

文摘 第一章 绿树 1 我要讲的故事得追溯到十五年前，确切地说是十五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。

关于那天晚上的情形后来有多种说法，但是大多有杜撰之嫌。

我当时只有四五岁。

那个时候，大山里的孩子在这个年龄还穿着开裆裤，裤裆中间露出个小鸡；站在离人远远的角落，神色木讷，吮吸扁平的手指，嘴里还啧啧有声，颇有滋味。

十五年前的我就是这个样子。

当时的事我自然记不清了，即便有的还是我自己真真切切经历过的，却也像儿时的梦一般，随风散去，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模糊，到后来就完完全全遗忘了。

后来当人们闲聊起那些久远的往事时，我也就真的把它当作一个梦来听了。

而且那些梦都是别人的，与我毫不相干。

多年之后，我听他们絮絮叨叨地讲着往事，就像是看客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殴斗，尽可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。

所以那些支离破碎的梦境就总是这样，这样的凌乱不堪，永远也拼凑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对于已然忘却的往昔，深掘沉睡的记忆显得苍白而无力，于是我总绞尽脑汁凭空想像…… 是夜月华如水，从山巅缓缓流淌下来，淹没了整个村庄。

如果我是一只夜老鸱或者蝙蝠，现在正披着一身银白的月光在小村上空飞翔，那么我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：村子里隐约闪烁着点点灯光，点缀着小小的幸福。

整个小村银装素裹，安然躺在大山坚实的臂弯里，妩媚得宛如盖头下的新娘。

一条小河从树影下爬了出来，映着月光，一如明亮的银河，蜿蜒向东流去。

天气实在是热得出奇，没有人专注于这诗意的月光。

这样的夜晚，于他们而言简直再平淡不过，山里人见得太多了。

人们拿起蒲葵扇来，漫不经心地摇两下，驱赶着这闷热而漫长的上半夜。

男人们都带着自家的孩子到河里洗澡来了。

于是这河面就不再宁静，如少女春心，缓缓荡漾开来。

月光下面，每个荡起的微波都是一个月亮。

往河的上游去一程，不远处是一片茂密的芦苇丛。

侧耳可以听到女人说话的声音，间或是一阵笑骂，继而就听到溅起水花的声响，这其中偶尔也夹杂着几句野话…… 然而，毫无事实依据，思维日渐空乏，我那虚拟的生活开始难以为继。

在这漫长的假期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窒息之感频频来袭。

我的故事不在这狭小的房间，而在乡下那个村庄，那个我自小生活了好几年的村庄，既然如此，我何不打点行装，行走在故事的源地，漫游故事其中，和故事里的人畅谈一番？

其实行装大可不必，我只需要一个笔记本和一本心爱的书就够了。

我没有告诉姐姐，只身一人，满心舒畅，步履轻盈。

沿途的风光，我一概没有细看，心之所向，不在于此。

我一路匆匆如疾风行进，正午刚过，便已经坐在素云大妈家的房檐下，听她重复那些过往的岁月—— “我是第一个听到叫声的。

”素云大妈坐在竹编凉椅上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屋前的黄果树，仿佛时间在瞬间回到了十五年前，“我边走边脱了衣裳，当时刚把身子浸到水里。

村里的女人都爱去那片芦荡里洗澡，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芦竹长得比别的地方都密，那里的水也特别凉，浸在身上凉冰冰的很舒服，因为水底下有一股暗泉。

那年夏天多热啊，从开春以来五个多月没下一滴雨呢。

<<青春祭>>

” 她嘴上喃喃地说着，眼睛却慢慢闭上了。

我也干脆闭上了眼睛。

我还是头一回这样认真，以至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做作。

但我发现这回我是真的走进这故事中去了，我不再用旁人的眼光，真的！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也听到了那凄厉的叫声。

那声音仿佛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又仿佛就来自我的心底。

“很多人都听到叫声了，但他们都说只有很长的一声。

当时在芦荡里洗澡的每个女人也都听到了，她们也一致认为是一声。

其实是叫了两声的。

”素云大妈强调似的说，“真的是两声。

”说完她停了下来，睁开了眼睛，重新望着黄果树上那满树的绿叶，过了很长时间，她才接着说道，

“确实是两声。

那叫得很长的一声其实是第二声，在那之前还很短促地叫过一声。

大概只有我听见了。

” 我紧闭着双眼，仿佛是睡着了，但耳朵里却还清晰地听得见素云大妈的声音。

就这样，渐渐地，我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十五年前的那个晚上。

我站在茂密的芦苇丛里，村里的女人们都聚合在眼前这大片的芦荡中。

如此闷热的夏夜，这里便成了她们的天堂。

我蹲下身来，把手伸到水里，这水果然是凉冰冰的。

于是我便脱了早已经被汗水打湿的衣裳，露出一对虽然不很丰满，但还算得上美丽的小乳房。

当手轻轻触到乳头尖上时，感到一阵酥酥麻麻的快意，在胸前如鲜花一般绽放了。

然后我解开了裙子的纽扣，我那光溜溜的身子于是彻底地袒露在了月亮下面，无比美好。

女人的身子是一门艺术，然而山沟里的人却并不这么看。

在男人看来，那纯粹是一种赤裸裸的诱惑，一种可以侵犯从而得到生理上满足的工具。

于女人自己而言，也绝对感觉不到她们身上所呈现出美，她们至多知道，再粗鲁强硬的男人从上面下来，也会变得温柔而软弱；再瘦小可怜的婴孩，含着那干瘪的乳房，也会渐渐变得健壮。

正因为他们心里都这样想的，所以才有后来那看似非同寻常，但本身就不可避免的故事。

素云大妈老是提起洗澡的事，故而当我站在十五年前的月光下，站在芳香四溢的芦苇丛里时，第一次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女孩子。

要面对芦荡中那许多不着一丝的大浴女，我若把自己原原本本置身其中，这会显得很怪异。

因为，如果我还穿着十多年前的开裆裤的话，中间露出的就不再会是个可爱的小家伙了。

这回我真的听到那叫声了，就在芦荡的水面上，凄厉而尖锐。

素云大妈说的一点没错，那确实是两声，第一声叫得短促，而且声音很轻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听见了，因为所有的女人都还相互骂着野话，完全沉浸在这难得的清凉和内心的宁静中。

当叫声再次在水面荡漾开来，所有人都停了下来，那水面很快就平静了。

女人们伸长了脖子，仿佛受到惊吓却又不明缘故的鸭子，一动不动地站在水里。

每个人似乎是在等待着叫声能够再次响起，然而没有了，现在四下静得像是一场清梦，呼吸得稍微重些都会打破了它的宁静。

过了很久，一个体态丰腴的女人（那是十五年前的鲁大嫂）垂到水里的手动了动，那业已平静了的水面微微泛起一轮涟漪，水里的月亮瑟瑟发抖。

“是谁在叫？”

”年轻时候的鲁大嫂就是个粗喉咙，像男人的声音，“叫什么呀叫？”

谁还没有一张×！

真是。

” 她的话把身边的那些个女人都逗乐了，于是就七嘴八舌地说道开来：“都到夏天了，谁还这么能叫啊！”

” “要叫就到下游去叫，那儿去叫才管用呢。

<<青春祭>>

” “去下游，谁个消受得了呀？”

” “怎么会消受不了？”

不是痒吗？”

” “叫春叫得这样难听，像母猫儿叫。

” “就是，就是！”

” “……” “哎呀，该不会真是猫儿在叫吧？”

” 鲁大嫂道。

“是猫儿的话也太会选地方了。

怕是‘夜老猫’吧？”

再不要脸的猫儿也晓得，现在不是叫春的时节。

” “就是，而且还只叫一声。

” “不是猫儿那还会是什么？”

” 鲁大嫂旁侧的一个女人俯下身，把沾在腿上一小团芦花用水浇掉，“又不像人的声音。

” 她这一提醒，提醒得叫大家心里直发毛。

“不是人难道是鬼！”

” 不知是谁一下道在了点子上。

大家于是都不再说话，静静地站在水里。

那最小的一个女孩子，触电一般，小小的身子微微一颤，匆匆爬上岸去，一把抓起自己的衣裳，像是说梦话一样对着水里的女人们，似问似答道：“是落水鬼？”

！”

” 水里的女人们也跟着似触了电一般，身子微微一颤，抖落掉了乳房上那摇摇欲坠的水珠。肉皮上很快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。

接下来仍然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匆匆地上岸，慌乱地穿上衣裳。

女人们在短短的时间里，很默契地完成了这一长串连贯的动作，然后踏着急促的步子各自回家去了。

素云大妈说：“当时我走在最后。

上岸的时候一件衣裳都没有了。

她们慌慌张张地乱拿起一件衣裳来就穿，穿上就走了。

” “其实要说我心里真的一点儿也不慌那是骗人的。

我倒并不怎么害怕什么落水鬼，鬼要来索人的命那就是天意，躲不过、逃不脱的。

我站在岸上，看了一眼已经平静了的芦荡，先前那叫声就是从那里发出的。

回想起那两声怪叫，我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安。

” “后来我在岸上那簸箕大的地方找衣裳，可是什么也没找到。

当时月亮已经下坡了，起了一层薄薄的水雾。

我感到浑身上下都在发抖。

大概是后半夜了。

” 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” 我睁开眼睛，回到十五年后的今天。

“后来？”

” 素云大妈也睁开了眼睛，“后来，”她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后来嘛，你大概早已经听别人讲过了。

” 我想再问她点什么，但她却缓缓站起身来，走到凉椅后面，掀起堂屋的门帘，进屋里去了。

是的，我的确早已经听别人讲过那天晚上后来的情形。

但当时芦苇丛里只有素云大妈，根本没有那些告给我故事的人在场。

我坐在刚才素云大妈坐过的那把凉椅上，目光穿过黄果树上的绿叶，抛向遥远的天际…… 当我再次来到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，眼前的情景还和素云大妈刚才所描述的一模一样。

月亮已经落下山坡，芦荡上方起了一层水雾，四下一片朦胧。

就像而今这混沌的世界，什么都看得见，但所能看见的，却没有一件能够看得清晰，看得真切。

当我感到全身上下都冷得不停地颤抖时，才发现原来自己身上什么都没有穿。

<<青春祭>>

已经是后半夜了，整个世界都沉沉睡去，寂静中只有我不停搓揉着冰凉的肉皮的声响。当指尖不经意碰到乳头的时候，起先那麻酥酥的感觉又在胸前飘荡起来。我低下头，定睛看见的，还是那一对小小的乳房，美丽而又羞涩，如即将绽放的花骨朵，而不是素云大妈那松弛而硕大的双峰。

我明明是坐在黄果树下的竹编凉椅上，载着素云大妈对往事的回忆来到这里的，怎么会再次无端撞入那无辜的少女体内？

我想，这无非是一种巧合罢了。

我想我应该回去了，因为现在的我是一个女孩子，在这子夜时分的芦苇丛中，我是一个赤裸得淋漓尽致的女孩子。

然而我应该回到哪里去？

是那不远处隐约可见的小瓦房，还是十五年后的黄果树下？

就在我迟疑不定时，一种纯属于男人的野性气息从背后袭来，紧接着一双大手死死抓住了我的乳房，抓得生疼。

当男人变成了野兽，女人的任何挣扎和反抗都显得无济于事。

作为女人，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的弱小。

我躺在芦苇里，身上起了一层蒙蒙细汗，已经感觉不到冷了。

那野兽还在我的身上不停扭动着，从牙缝里发出怯懦而急促的喘息。

疼痛一直往上延伸，直钻进心里。

我的泪淌了一遍又一遍，现在已经淌干了。

我也不愿再叫了，早已经叫得筋疲力尽。

这个时候，人们都早已经睡熟了，只有这片芦苇还醒着，近似于疯狂地醒着。

而且我发现自己忽然变成了哑巴，任凭嘴巴张得再大，也不能发出丝毫的声音来。

他总算折腾完了，一纵身跳进了芦荡里。

这时候瓦房那边传来了第一声鸡啼，四周仍是朦朦胧胧的一大片。

疼痛还在继续，已经传遍全身…… 当我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分，眼前的绿树在绯红的夕阳里熊熊燃烧，像初夜女人的身子。

在我尚未开始讲述故事之前，已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，变成了故事里的人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